

史記 傳六十三之七十

					漢書門
二	八	四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一		漢
九	二	七	書
函	冊	號	類
四	〇	七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7
冊數	20	(20)
函號	279	1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列傳卷六十三

大宛列傳

淺草文庫

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大宛之跡○提○定音苑又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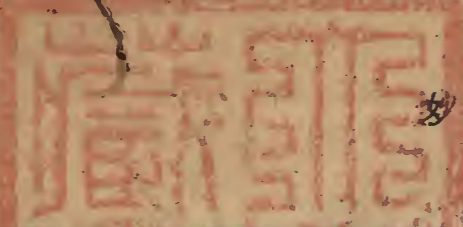
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音氏

以其頭為飲器飲酒器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

與其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

匈奴中更經也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

邑氏故胡奴甘父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又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



華伯曰此傳  
决非褚先生  
所曾後  
王莽曰笑然  
冠瀆如此妙

一曰咬著牙根

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

俱出隴西經匈奴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日月氏在吾北漢何

以得往使吾得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

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

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謂大宛發

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康居傳致

大月氏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

立其太子為王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王既臣大夏而居居作若謂

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

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

領音義曰要領要契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留歲餘還並南山從

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垂南山也欲從羌中歸羌西方牧羊人也復為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

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

太申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

居者言月氏也

寬大信人是上意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

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

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

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

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

寘扞罽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

水東流注鹽澤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

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西南夷傳

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二

名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

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不土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

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

茅野已塞  
大宛歸所  
和國傍諸國  
而下以次分  
別如掌

蓋自故舊  
也實臣服于  
匈奴

史記列傳 卷六十三

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

事匈奴

奄蔡即闐蘇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

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居焉水北其南則大

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

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

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

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

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女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

最為大國臨焉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

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幕音漫

無文面也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

錢背也記外夷書皆旁行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

黃白蓋乃北海者因夫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

條枝在安息西

鳥卵如甕

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

人衆甚多往往有

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

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

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

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

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

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

人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

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早濕

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變之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

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徑疾

也或曰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

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言重重

通譯語而

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

令騫因蜀犍為犍其連反犍為郡今戎州也發間使四道並出出

駝出毋出徙屬漢嘉徙音斯出邛僰僰蒲北反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

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皆夷名氏今成州笮白蒨羌也

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雋昆明嵩州及南昆明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

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

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

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

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

西南夷騫以校尉客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

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

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

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

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

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

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

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

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噠肉  
 蜚其上。噠與狼往乳之。單于恠以為神，而收長之。及  
 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  
 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  
 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  
 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  
 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  
 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  
 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  
 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  
 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  
 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  
 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  
 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  
 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王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  
 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  
 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備



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疆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開通西域道，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



空蔡此臣  
錄

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

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發易書云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先提在此云而漢

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焉死以後

抵安息節節應前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根

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

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

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後上復有西南夷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

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牂牁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

大夏乃遣使相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抵大夏精請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

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

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

八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

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

又迎前提論  
黃時事  
蓋

甚奇

言外國奇恠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  
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其備人衆遣之  
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  
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  
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  
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  
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  
不實又曰外國人人自謂  
數爲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  
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  
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  
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驍及郡兵數  
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  
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爲中  
郎將  
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  
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接先納驃

孫節以結  
士支龍婚血

鄧節應  
以俱來

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  
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  
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  
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  
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  
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朶蘇薤之屬皆  
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

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漢使採取將持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

名

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  
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  
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恠  
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  
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  
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誦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

困又流勞一音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馬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後事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錢字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

若一也  
熟之也  
血氣下子  
故得進言  
若老成者  
行後不肯言  
天  
茅坤曰：墓  
漢使死慶  
精神  
王維積曰：壯  
車令持金  
驅馬入貳師  
城請宛王馬  
樂府少在行  
即此輩也  
以下敘管  
漢

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罵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

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

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哆音尺奢反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

供狀

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

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

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

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

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

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哆音尺奢反

比

主維頓口古  
樂府中樂上  
曲從軍樂并  
少年為其  
也須本此  
事作方有原  
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  
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  
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  
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  
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  
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  
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  
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  
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  
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蓋以水蕩  
敗其城也益發戍  
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  
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  
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  
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  
又覆前案  
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  
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  
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

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  
 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  
 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  
 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  
 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  
 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  
 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

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  
 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  
 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  
 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  
 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  
 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  
 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  
 死王昧蔡大宛將昧  
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  
 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

漢書卷六十三  
 宛傳第十年所  
 知此



唯賴口死  
已發又使攻  
破郁成感康  
屠功成計遂  
此從軍樂也

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

此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人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地結前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止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指馬好守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三

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

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

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者官過其望奮迅自樂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絀抑退也

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

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

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

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

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

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

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罽頭有田卒數

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結隱語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

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茅坤曰大宛以西始未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覽滂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

事似口觀此  
云地觀所謂  
崑崙則前云  
亦古剛貴名  
所出口崑  
崑之也  
其說不  
耳

金有子曰歷  
飲獸師出師  
得及侵率矣  
得馬之數  
以之次別或  
助功罪應計  
夫得不待言  
而自見矣  
本詳曰瞻焉  
以方  
以方

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  
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亡中國以此先後情  
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  
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瓚曰使外國者每一輩不下數百人而又率一  
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  
迂焉張騫之貽禍甚哉太史公委曲詳敘意可樂  
見矣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  
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  
多侵牟往者六萬人入關僅萬人馬往三萬匹得  
入者止千餘匹此安得不怨耶

史記列傳卷六十三 終

史記列傳卷六十四

游俠列傳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  
巷人也。公皙哀字季次未  
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  
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

王蔡曰此傳  
議論正氣  
勢瀟灑  
柯維騷曰  
非宗法家  
以儒與俠並  
議云  
重份曰其稱  
獨行君子則  
非非也  
蓋故為抑



董份曰太史  
公曰傷其殺  
義積本意至  
是盡顯矣

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  
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  
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  
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  
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  
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  
利者為有德。已音以嚮音享受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

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

觀之。竊鉤者誅。

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

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

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齊俗。與

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

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

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

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

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

委世曰太史  
公曰傷其情  
無一人出於  
旁救之所以  
舊游俠獨顯  
義德居在此

倪愚曰此說  
鄉曲之俠又  
聞巷之俠又  
匹夫之俠節  
節不放過要  
見難之又唯  
及後而愈簡

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  
 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  
 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  
 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  
 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  
 罔謂犯法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  
 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  
 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  
 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  
 伐其能歆其德在此一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  
 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鞫牛  
 音音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

吳言及作

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

俠顯諸侯吳楚及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

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

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

類朱家而好博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

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澗氏澗音

為鄆都陳周庸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

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

紛紛復出焉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

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

賊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

命作姦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

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

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

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

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

楊循言  
齊莊公  
以客形王

庸之曰  
望意是提  
此

應順之口比  
上一段已下  
寫解持

新辰倫曰以誠曰端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親也其矯情弊名如此

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音子妙反非其任疆必灌

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

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

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遣使罪其姊子乃收而葬

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

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

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

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言情急切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

踐更數過吏弗求更有三品有卒更有怪之問其故

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

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

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

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

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

去不伐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

間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

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  
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  
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

訾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

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

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王子為

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

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

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奇已又殺楊季主楊季

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蓋

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

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

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使主人如此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不接而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

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

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

楊氏自此籍

公又奇也

風聞感概

之義無此不

名後傳

郭解自任

帝為其明

弘為已其

言中謂弘



劉此語莫一也

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

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

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遂遂有退

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道猶方也西道諸杜南道仇

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

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史記列傳卷六十五

佞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

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

高祖至暴抗也言暴狂抗直也然籍儒以佞幸孝惠時有閼

孺籍閼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

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故孝惠時

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傅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

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

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茅坤曰後幸  
得無深古獨  
其非以誅亡  
之禮屬為  
慘神  
楊慎曰樊論  
傷高帝仇一  
宦者而臥身  
罪籍孺

北宮伯子姓北宮名伯子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

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着黃帽也善濯船池中也

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

顧見其衣絮絮音篤絮衫襦之橫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未央宮西

楊慎曰絮之中也今人製衣猶曰絮縫又絮者皆厥人之名

池中有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上

不也悅之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

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

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

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

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

啗音仕格反吮音仕充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

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

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慙由此

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

鄧通曰以借字相應心慙由此怨通文何酒絕

田汝成曰通無他德能其公主賜之假之有微詞矣

楊慎曰寵最過庸庸不乃甚篤如不否同註非

李坤曰主望之寵無等之

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

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景帝吏景帝

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

名之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

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

如韓如韓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宦者則李延

年媽者弓高侯孽孫也韓王信之子願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媽

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臥起江都

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

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媽驅不見既過江都

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謂還爵封

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媽嗾讀與衛同媽侍上出入永巷

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

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倭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

年坐法腐、給事狗中、王獵犬也 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

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

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

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

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山龍

屢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

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

倭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咸  
鎮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孟天下平均、  
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  
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  
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  
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  
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  
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

明正身處

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酒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

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  
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  
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  
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  
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  
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  
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  
人王聞之必喜此所謂竒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  
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  
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  
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  
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  
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  
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  
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  
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緡出

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  
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  
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  
曰。想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  
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  
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  
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  
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  
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  
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  
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  
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  
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王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  
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  
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



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  
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  
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  
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  
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  
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  
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  
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  
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  
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  
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  
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  
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  
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  
以財

漢書西門  
豹傳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  
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妻婦以故貧豹問其  
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  
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  
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  
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  
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  
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  
不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去  
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入  
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  
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  
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  
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  
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

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  
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  
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  
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  
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  
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  
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  
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衰

史記列傳卷六十六

滑稽列傳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能  
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  
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口不  
已言出口成章訖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  
楊雄酒賦云鳴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又姚  
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  
言諧語滑利其知計  
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  
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  
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

劉辰翁曰滑  
稽者至鄙  
乃直從六  
凡諸說來此  
自太史公之  
滑稽也



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贅壻女之夫也長不滿七尺滑

稽多辯網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喜隱謂好

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

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

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

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

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

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

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旁有穰田者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

甌窶滿篝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汙邪滿

車汙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

坐地曰酒  
醉于年  
獨暢  
董份曰繁  
亦其得情  
于友復夢  
求其調而不  
得東坡謂之  
獨其麻琴

萬華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

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

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

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

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臆鞞音卷收衣裏也裏於也鞞臂捍也音溝鞠曲也臆

與跽同謂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

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

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解

罰目眙不禁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前有墮珥後有遺絳髡竊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

未徑醉故云竊樂二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一

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

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髡為諸侯主客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

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

長八尺多辯常

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

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

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

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

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

梓檟楓椽梓為題湊

以水累棺外水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檟檟頻綿反發甲卒

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楚莊

王時未有趙韓魏案此辯說者之辭後人所增飾之矣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

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

以壠竈為椁銅歷為棺

歷即釜鬲也

齋以薑棗

禮內則云實棗於其

腹中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也

薦以本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謂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國

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以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  
 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  
 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  
 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  
 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  
 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  
 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  
 數年而卒

楊慎曰太史  
 公春滑稽  
 亦近滑稽  
 文公銘擊  
 師亦多矣  
 定節實此  
 也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  
 而歌負薪者以卦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  
 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  
 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



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人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謂武帝罰謫譖

乳母之人也

漢書卷之八

楊慎曰乙謂  
讀其止處而  
書紀如二字  
以紀之今之  
禮起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  
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  
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  
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  
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  
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

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  
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  
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  
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  
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謂無水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而沈之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  
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  
與議論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史記卷之八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上者疆、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

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史記列傳卷六十六 終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曰者曰帝以今日殺墨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曰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佐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

索隱曰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與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

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曰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

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  
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  
試之下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  
數筮之示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  
季主問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  
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  
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  
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

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  
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

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

音烏  
故反

司馬季主捧腹大

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  
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  
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  
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

意言高  
意不信  
意

誇嚴以得人情謂卜者自矜誇而虛高人祿命以說  
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  
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汗也司馬季  
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  
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  
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  
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  
不受也見人不正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  
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

楊慎曰疵纖  
賢有意

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疵音纖趨而

言纖音纖纖趨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客旅

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

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

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

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

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

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

王維楨曰語  
雖涉諷焉然  
幽畫宜情矣

卷之二十七

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  
 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  
 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  
 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  
 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奉扶用反  
 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鷓鴣、梟之與鳳  
 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  
 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

法文字照應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繩式正基。

也。旋轉也。試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

繩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基者筮之狀，正基蓋謂下以

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

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

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

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

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

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

余有子曰按  
此指世情  
甚切

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

此其為遠忽  
舉天地所不  
足為自饒

此切當談士  
之情

教語放達理  
殊亦真

余有丁曰按

劉辰公曰尊  
惑教愚四字  
似古語有味

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



獲此直學  
笑獨

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  
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  
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啾啾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嚙口不能言  
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  
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  
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  
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  
奪耀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

何維頓曰  
馬  
體非傳也  
益沈倫隱  
不得志時  
者

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  
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  
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未有以異也久  
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  
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言宋  
誼皆務華而喪其  
身是絕其本根也  
忠賈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  
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

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  
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  
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  
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者有隱居卜筮間以  
全身者夫司馬季王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  
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  
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  
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徃徃而在傳曰富爲上貴  
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  
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榮  
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  
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  
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  
解合有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  
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  
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  
可取婦乎五行家曰不堪興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史記及傳 卷之二十一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  
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  
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  
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黃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頌日者傳一遍、  
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

按此借日者以譏尊官厚祿而不忠不才妨賢竊  
位、直與蒿蕭鴟梟寇盜等耳、豈能如日者之隱居  
卜筮不求寵榮而有禮有德哉、篇中反覆極論、雖  
其忿激之詞而亦足以風世之貪位慕祿者、  
崔詵曰、士之不才如季主所譏者、信有之、然非士  
人主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專用耳、今  
痛斥之、專用日者可乎、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時  
涉浩漫、義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議  
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汪洋自肆、然其  
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自  
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史記列傳卷六十八

龜策列傳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陋略無可取

舊俗同風氣  
薄閱中精雅  
治上文不全  
加為秘先生  
神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  
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  
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  
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

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  
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  
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  
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  
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  
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  
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  
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  
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

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  
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  
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  
絕倫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襄 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

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  
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  
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  
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

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

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撻音逢撻謂兩手執著分

而劫之故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云撻策

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

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

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

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

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詢音

火候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

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

者悖背人道悖音倍背音佩信頑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

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百從其多明有而不

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

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

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旁家人常畜龜

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

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

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著龜傳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擣音逐翟反擣著即藜著擣古也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

以籊燭此地

籊籊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

燭之火滅即記其

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

必大富至千萬一日北斗龜二日南辰龜三日五星龜四日八風龜五日二十八宿龜六日日月龜七日九州龜八日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岍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蠶伏之蚌蠶龍屬音決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

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

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臙骨穿佩之臙音臙乃毛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



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

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干得我者匹

夫為人君有土正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

求之於白蛇蟠杆一孤林中者齋戒以待誕然按

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也誕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誕然也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

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

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

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

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

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

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

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

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王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

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

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

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宋元王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

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式音仰天

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宿在

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

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

此篇凡用昔者皆謂夜也以上文視月觀斗言之恐其是夢之夜耳

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  
日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  
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  
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  
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  
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  
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  
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  
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  
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  
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  
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  
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  
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  
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  
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  
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  
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

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

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  
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  
不如誕謾

誕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

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

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

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

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

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

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

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病

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

說文云衣服謂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

謂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

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

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

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

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

之

耰音憂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

鉏之耨之

耨除草也

口得所嗜目

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

不彊困倉不盈

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

商賈不彊不得

其羸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

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

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

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隻一作雙出於昆

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鑄音子旋反拌音判拌割也

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

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蚌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

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

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

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

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

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

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

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

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

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

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倉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

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

目巧教為象郎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出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

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羹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

脰音衡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脚脛也

昌殺之石室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

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兢一作倕陰姓倕名

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典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幾代將號為武王

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

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涪湯涪音館一作沸是人皆富有天子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

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

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

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  
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  
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  
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  
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  
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  
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  
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  
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

桀作瓦蓋是昆崙為

桀作也

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

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

費人也

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

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  
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旁聖人伏匿百姓莫行  
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戍民不安  
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  
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  
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  
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



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疆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

所言盡當。邦福重寶。

福音副藏也。

聞于傍鄉。殺牛取。

被鄭之桐。

牛革桐為鼓也。

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

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疆。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卜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孿。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

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

如雄渠盜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

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劉歆七略有盜門射法也

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

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

亦然今河東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

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辱於鵲蟇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

日鵲令蟇反腹者蟇增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騰蛇龍屬也蟇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又曰竹外有卽且

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

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之類

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

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

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

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一云為屋成欠三五

而棟之也又云陳猶居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

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

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

此相目也  
此此義

此豎奇盜竊  
犬必屈原天  
問

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

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音魚

兩反○正義曰謂兆首仰起 足開 肸開 音琴肸謂兆足歛也

首俛大 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 微音叫謂微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

殺及以鑽之常以日且被龜 被音廢又音拂 先以清水澡

之以卵被之 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

若嘗以為祖 一作視祖法也言以為常法耳 人若已卜不中皆被

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 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荆

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卵指之者三 言卜不中

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

日吉謹以梁卵煇黃 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

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 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

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

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音窰也灼鑽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

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

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尊神龜而為之

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

行於淵諸靈數劑音策或劑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莫如

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卽得而

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

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

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

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自隨

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

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

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禮有光自此  
雖諸先生所  
稍存之可以  
見太卜之舊  
世似秦漢間  
書非三派書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  
得呈兆首仰足脛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首仰足脛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  
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脛首

仰身首

一作簡字

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脛首仰若橫吉  
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脛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脛脛勝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脛首仰不來足開  
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脛外首仰不去自去  
即足脛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  
垂不孰足脰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脰身節有疆外不疫  
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  
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  
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  
仰足脰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  
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折節外高內下不  
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  
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  
久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  
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  
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  
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  
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  
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  
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  
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  
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  
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  
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  
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  
記也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  
見聞盜來肉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  
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胗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  
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  
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  
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  
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  
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  
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  
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吉

命曰首仰足胗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  
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  
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  
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  
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母兵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  
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孰歲中有疾疫母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  
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  
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  
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母疾疫歲中母兵見貴人  
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  
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  
人吉歲孰民母疾疫歲中母兵行不遇盜雨不雨

震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  
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  
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  
大吉

命曰首仰足胷外高內下下有憂無傷也行者不  
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  
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  
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

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  
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  
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  
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  
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  
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胗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求居官家  
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  
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  
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

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  
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  
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  
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  
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  
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  
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胗以下有求得病不  
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

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  
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余有百用  
自此者皆  
有象繫  
之以此詞今  
無象特登  
吉耳

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  
聞言母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  
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  
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  
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

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  
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  
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  
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  
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胛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悉死  
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胛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  
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此六十七條別

也外者人也內者自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

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胛者生  
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胛者不至行者足胛不  
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胛者不得繫者足胛不  
出開出其卜病也足胛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劉知幾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恠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聲相應者矣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理類衍義三千言皆附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元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

家不可廢也







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

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管子云輕

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九府皆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

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

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

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

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

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

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者蔡

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元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又曰名研。計然曰知

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

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五行不說土者

土穰者也。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

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言米賤則農人病也。

卷二十九  
八十三  
言十

若米平直九十則商賈病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

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

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久停息貨物則無利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上

賤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

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

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

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逐時而居貨而不責於人按謂

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在時十

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

富應前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

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劉辰翁曰得

陶朱公形已

意發時時自

言與時緣而

不責於人善

治生者能擇

人而在時十

九年也

公語也

柯維騷曰陶

朱公治產已

越世家

子貢傳云廢居著猶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

問 子貢傳云廢居著猶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

憲不厭糟糠 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

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

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蠶出取

穀與之食 太陰在卯穰 太陰歲後二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卯積著率 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

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

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

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疆不能有所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 孔叢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

子貢傳云廢居著猶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蠶出取

穀與之食 太陰在卯穰 太陰歲後二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卯積著率 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

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後與富於猗氏故曰  
猗頓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一春以為苦  
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  
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  
而邯鄲郭縱  
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烏氏縣名保名也漢書作羸烏氏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

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謂戎王償之畜牛羊十倍也

至用谷量馬牛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保比封

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而擅其利

清其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在涪州其先得丹穴俗名真女山在涪州

數世家亦不訾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

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

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

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

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疆族

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

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

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

殖五穀地重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奸邪及秦文

其文九妙  
中指數解  
其文九妙

史記列傳

卷六十九

六

孝繆居雍隙。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

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

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

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

蜀。巴蜀亦沃野。地饒<sup>音支烟支也</sup>。巵<sup>紫赤色也</sup>。薑丹沙石銅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爨。爨僅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sup>在漢中言</sup>縮轂<sup>褒斜道狹</sup>其口。

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縮轂也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

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

畜。故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音腰言要東

其賒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

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殷人

都河內。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

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

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在恒州種代石

北也。石邑縣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sup>今以土</sup>

為慎中也慎音冥伎音冥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奇音羈奇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

羶羨不均羨音兕一音囚凡及皆健羊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擇而不均也自全晉

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

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椽音逐緣友陳椽猶經營

馳逐溫軹西賈上黨溫軹二縣名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

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惡懷惡也音絹一作儂仰

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

椎即椎煞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治一作多美物美一作弄

作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躄跕音怙跕躄也又

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

魯微重而矜節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衛君角徙野王野王

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劉氏踔音卓亦遠騰貌也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言如

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鄰一作臨

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

謂却背之也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

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

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濶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

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游子樂其俗不復而歸故有五方之民

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

靦靦音則角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

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

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

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

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

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

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

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徐僮取慮取音秋慮音問徐卽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則清刻矜

已諾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

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浙江南則越夫吳

楊慎曰按多劫者大國之風此語若屬看而有餘味與不與不感京師意同

加得趨利其國人亦其後從賈

其言曰別其言其水為其言其地已甚如行旅遂勝可回為國故其言

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楚也

史記列傳卷六十九

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

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

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

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言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

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

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

足以更費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九疑蒼梧以南至

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潘虞二音峇禺

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果謂龍眼荔枝支之屬布葛

也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禹居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

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

陽西通武關鄖關鄭音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

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

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

西食鹽鹵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領南沙北固往往出

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

夏人曰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

漢書其心應也括取之不竭自東

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

禹居

鄭音

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山石鹽及地鹽

史記列傳

卷六十九

十

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地理志作羸蛤。隋今為播音同

方和反果播猶播疊包裹也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

多採捕積聚播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播之

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不待賈而足。賈音

羸羸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音紫皆窳苟且

日皆弱也窳病也又曰窳音庚按倫生無積聚而多

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

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

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

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出

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

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

更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

也其在間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

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一作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揄長袂躡利屣揄音曳躡一作跼目挑田鳥反心招出不

史記列傳 卷六十九 十一

羸羸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日皆弱也窳病也又曰窳音庚按  
倫生無積聚而多  
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  
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  
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  
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  
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出  
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  
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  
更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  
也其在間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  
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一作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揄長袂躡利屣揄音曳躡一作跼目挑田鳥反心招出不

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更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刃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依後案素空也言不仕之人

自有園田牧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封者。食租稅。歲率音律戶二百千戶

之君。則二十萬。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

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息。二千故百萬。之象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

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四匹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記各異

牛蹄角千。百六十頭也千足羊澤中。千足菟。二百五十頭水居

千石魚陂。魚以斤兩為計也。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

材。一作楸。章方也。謂章大材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

漢江

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

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

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厄菹厄音支鮮支也菹音

備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又曰畦猶隴此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

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

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會聚被服不足

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

有鬪智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

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

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釀千瓮酤醢酤云酒酤醢醬千坭長頸罍坭音閑江反醬

千甌大罍缶音都廿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糶音掉也薪

藁千車船長千丈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釋名云竹曰个

木曰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車一乘為一兩木器髹者千枚

髹音休銅器千鈞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百二十斤

漆也為石素木素器也馬蹄躐千躐音料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匹牛千足羊

莛千雙僮手指千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

革千石榻布白疊也又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漆千斗藥

麴鹽豉千或作合器名有甌音貽鮐魚千石鮐音鮐鮐魚也謂鮐魚也鮐白也鮑千

石乃與上物相等狐鼯音影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其他

果菜千鍾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採取之子貸金錢千貫

駟會駟音祖駟及馬會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僧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買三之廉

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率音律佗雜業不

中什二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

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

釋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

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屬廣漢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

史記列傳卷六十七

汝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蹲鴟，鴟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

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

傾滇濁之民富。至僮千人。匹夫而蒙。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質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

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其名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

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利贏利過於所益

給餽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慳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

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

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邠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刀姓。桀黠奴人之所

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

爵母刀。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言其能將止爲刀氏作奴乎。母發聲語助。

全看于此下終置段委文

去文學而趨利此則其于周人之語足使人解

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

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

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

國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按其地合在關內又云宣曲官名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

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窖音校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

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修而任氏折

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錢賈任氏獨取貴善富

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卑

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至上重

之塞之斥也邊塞王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

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

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

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

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

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

賈大抵盡諸田田齊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





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  
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  
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其  
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先敘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  
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  
體  
汪道昆曰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  
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儻  
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

史記列傳卷七十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地之官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

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甫字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

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云司馬氏黎

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

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  
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  
言先代天官所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以兼稱重耳

史記列傳卷七十



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悖惑也。各習師

書惑於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謂易繫辭天下一致

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何。名法道德。此務為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

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漢書作大

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

多所畏。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疆

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

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

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

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

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

墨曰太史  
公分言六家  
指而論道  
家矣

於道家獨有  
更無別說處

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

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以又後上所云夫陰陽四時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節。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

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

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

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自此已下韓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

不刮。採取為椽食土簋。土簋用土啜土刑。糲梁之食。

糲音刺。麗米也。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藜藿之羹。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

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

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

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

史記列傳 卷十一 四

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繞猶纏繞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

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

事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無為者守清淨也無

不為者生。其實易行。各守其分其辭難知。幽深微妙

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

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因物為制故能為

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因時之業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

物與合。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此

鬼谷子遷引之言聖人教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

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音款空也聲別名也

以言實不稱其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

冥冥。混混者元氣神者之貌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

董仲舒神本  
用二句重出  
恐是不發

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

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

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龍門山在夏陽縣。唐改曰韓成縣。耕牧河山

之陽。河之北山。年十歲則誦古文。左傳國語。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

此闕九疑。九疑舜葬。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亦搜採遠矣。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歷魯。講業齊魯之都。觀

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鄒縣名。嶧山名。地近邠。阜於此行。鄉射之禮。危困

薛彭城。鄒音皮。鄒鄒。薛三縣屬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元鼎六年

平西南夷。以為五郡。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留滯周南。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與音預。故發憤

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

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

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

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

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

公行天下周  
覽名山大川  
與燕趙間  
俠遊其文  
歐陽自有奇

薛彭城此  
是歲天子  
始建漢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太史公作史記

置錄曰穆字恐誤此必周朝名南耳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太史公本意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

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勅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

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

三百七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

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

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

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

史令，細史記。細音抽謂綴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

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

是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上大夫壺遂曰：按遂為詹事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也記而釋其緒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

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

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其心實善

爲之而乃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

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

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

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

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

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唯唯

謙應也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

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

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

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

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

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

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

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

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按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

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

夫詩書隱約者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幸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

麟止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于獲麟也自黃帝始

帝本紀此下權用韻語

最奇絕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顓頊帝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台音怡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重傷目班阿替語多用此體乃知班不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音薛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豪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鍊。音巨鍊鐘也維偃于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宋義號慶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

重份曰救語

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音頌諸呂不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澤也不為百姓所說。崇疆

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洞是

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

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

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

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

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

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

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

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云已也皆語助之辭作漢興已來

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

武功爰列。作建元以

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即古來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

律聲故云聞律效勝。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負望敵知吉凶也。

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

王子。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

翾忽。翾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五家之文，怫異。怫音悱，按

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譌，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

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

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

第七。

維幣之行。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

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世  
家  
各  
事  
見  
大  
史  
公  
好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

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親越。吳國既滅。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肖音瘠。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

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又曰。

繆謂網也。番番黃髮。番音婆。爰饗管丘。不背柯盟。桓公以

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解一作遷。嘉

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

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

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

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

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

度。管叔名鮮。蔡叔名度。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

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惟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



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

衛傾不寧。衛傾公也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

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

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

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泓水名君子孰稱。景公謙德。蔡

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

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蔡

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

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

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

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

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鼉鱓與處。鼉音元。鱓音鼉。既

既

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

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疑之。卒亡大梁。王假廡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

楊慎曰以成  
皇元起集  
可紀

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

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

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

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

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受貴。

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

### 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

都彭城。以疆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

游輔祖。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名。

乃王琅邪。休午。謂祝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

### 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典。

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王父。  
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  
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

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  
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  
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

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竒旣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

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

夫駐於昌邑。以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

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

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旣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

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

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

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

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

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

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

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疆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

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疆。  
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  
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  
傳第十一。

苞河山。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  
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  
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  
十五。

爭馮亭以權。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  
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

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

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

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詢音遁。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

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

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澤王既失臨苗。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

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

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

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

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輦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箠。又與之



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樂公不切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直難。不可以

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

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漚王吳遭漢初定以鎮撫江

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

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

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

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

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

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後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職作南

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與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執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

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一云不不倍慨信

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

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

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其書既下無以知其異然各以決者

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

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

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

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  
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  
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  
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

鬼神

按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諸少孫。以律  
書補之。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

共一轂。

言衆星共繞北辰。諸幅咸  
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

運行無窮。輔拂

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

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

拾遺補藝。

六藝也。

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

謙不敢  
比經藝

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  
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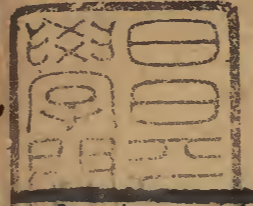
整齊百家雜語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史記序略  
與自致其  
聖世而欲  
是序焉求于  
庶幾已藏之  
而發之希  
觀乎必不可  
測之人而使  
之如此其事

極迂而其致極憤激可念也

董份曰前已詳著作文之義此文下一冷語結語之響甚妙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樓昉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敘  
處文字反覆委拆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  
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絕如諸世家皆多錄左氏戰  
國策等文不過載舊語而略增損  
何良俊曰史記序六家要指進道德絀儒術誠有  
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  
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纍纍如  
貫珠燦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許應元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敘九流雖  
不盡合於道然所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得  
乎

史記列傳卷七十 終

寶政堂

